

温
洪
著

病梅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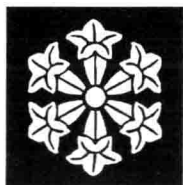
BINGMEIGUAN

ZASHI

杂拾

吉林人民出版社

温
洪
◎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梅章

馆
杂
拾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1 号

病梅馆杂拾

著 者:温 洪

责任编辑:吴兰萍 wlp818@sina.com

封面设计:潘 烽

责任校对:宋 虹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政编码:130021)

电 话:0431-5649710

印 刷:吉林市凤凰商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11 字 数:254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3694-5/I·301

版 次:200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 000 册

定 价: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病梅馆释义 并序

序言

001

“病梅馆”依然是我的电脑 QQ 的昵称。

那是一个大雪飘飞的冬夜，我在冰窖般的办公室等待报纸大样，随意翻着一本《古代汉语》。这本书是我在读电视大学时的一本教材。由于喜欢古代中国语言的简洁凝练而含义丰富，时不时拿来翻阅其中一些千百年来始终脍炙人口的短文，这已成为我多年的习惯。

我对于电脑一直还没有入行。参加报社短期培训时虽然过了关，使用起来仍然是最低限度地在“门口”转来转去，一直不能深入其中。因此，我的QQ就一直没有安装，尽管在报社的编采人员之中它已经被安装得铺天盖地。

这一天已是我当月值班报纸签付印的第21天。每天12小时的工作，常常晚上九十点钟才能回家，已经颇有些“人困马乏”的意思了，加上寒冷，更加使我坐立不安，不再有往日那种欣赏美文宁静等待的心绪，所以我想找些刺激提提神。忽然心血来潮，我找来一个在这方面颇为驾轻就熟的小伙子，帮我申请并安装一个QQ。

“起个什么昵称？”一系列在我看来有些繁杂的操作程序之后，他问。真不知道还有这花样，我觉得挺好玩。想了想，试着说了几个，他却都说不行。“成千上万的网民，昵称太容易重复，必须想一个与众不同的。”他这样解释。

这可难住我了。尽管一辈子与文章打交道，我却仍然认为确定题目和给人起名字一样是最难的。想想，要用最短的一个句子甚至仅仅一个词组对将要叙述的千言万语来个“一言以蔽之”，这该有多么不易啊！而且，尽管不过是一个电脑昵称，似乎也该代表一点我的某些倾向。但他就坐在电脑桌前，右手虚悬在键盘之上，等待我的“一锤定音”，时间、空间都不容我有从容细想的机会。一眼瞥见桌上打开的书页，我灵光一闪：“就‘病梅馆’吧，这个保证不会重复。”

二

没想到，这个就这样诞生于偶然之中的QQ昵称，从此却不断掀起一些小小的波澜。

有同事问我：“何为‘病梅馆’？‘有病没人管’

吗？”那一阵子恰巧我的身体雪崩式地垮了下来，而单位医疗改革恰巧于那时正式施行。别人都千方百计躲开看病之时，我的“自费”金额却达到一个惊人的高度。同事所以有此一问，我只能报以苦笑。一辈子拼命工作，体力的透支日积月累，我的身体就像一架即将报废的机器，几乎每个零件都处于病态。但是，如果因此将自己喻为“病梅”，则未免自怜得太过浅薄。再呻吟给诸多同事甚至网上毫不相干的人们，我大约还会鄙视自己。

QQ开通以后，外界的“沟通”接踵而来。“你好，女孩！”类似这样不乏柔情的问候每日数遍。数不清的“陌生人”用各种方式表达了对一株“病梅”的怜惜和关爱，表示愿意做我的朋友，提议寂寞孤独之人惺惺相惜，好好聊聊天。更有甚者，直接切入主题地问：“一夜情如何？”我猜他们都把我当成了年轻而失意的女孩子，被莫名其妙的春愁搅扰得夜不成眠，正在迫切地渴望来自异性的安慰，甚至像有位著名女作家坦言的那样“期待强暴”。不知这些“护花使者”或者“采花大盗”倘若知我年过半百且于男女之情早已心如止水又该何态。我当然没必要枉费唇舌，所以一律想也不想地将它点击叉掉。但是这种层出不穷的、令人哭笑不得的局面每天循环往复，结果逼得我只要一开机就先把QQ关掉。

还有好心的朋友欲言又止地劝我：“病梅”的谐音与“病没”相同，每天千百次地让人这样念诵，有点不太吉利。那么多中国汉字，起个喜兴一点的名字不好吗？他的话倒是多少打动了。我年轻时本来是个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者，后来命运多舛，屡经磨难，方知宇宙无限，人力不可为之处多多，某些神秘不可知的主宰力量似乎确需尊重。于是，人祷自祷都渐渐趋于吉祥如意，无论作用与否，心理暗

示总是正向为好吧！于是我准备重新考虑。

三

依依不舍地，我再次打开那本常备案头几近破烂的《古代汉语》，重读一次龚自珍的那篇《病梅馆记》。算是一次告别仪式，也算是对这段波澜不惊的 QQ 历史的小小纪念吧。

却又产生不同的感想。

龚自珍，被正宗的教科书定义为“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先驱者，进步文学家”。他的这篇《病梅馆记》，作于公元 1839 年作者被迫辞官南归以后。文章用梅花受到文人画士的束缚和摧残为喻，表现出作者追求个性解放的愿望。全文的大意是，为了迎合文人画士欣赏梅的“曲”与“斜”的癖好，卖梅赚钱的人专门把自然生长的梅树“斫其正”，“删其密”，“锄其直”，结果“江浙之梅皆病”。而龚自珍自己买了 300 盆，“无一完者”，大哭三日之后，发誓治好它们。“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准备在五年之内还它们于本来面目。因而他“辟病梅之馆以贮之”，并决心穷一生之光阴以“疗梅”。

这篇小文的讽喻之义很深，但教材的解释非常明白，本也不用费神去左思右想。但我每次读来，却总有一些意义不同的联想。

四

我自己似乎算不得真正的文人，这以作品寥若晨星可以证明。但却因与文人的密切关联而于 1996 年和 2001 年分别参加了全国第六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和全国第六届作家代

表大会。1996年那次，我代表的是中国化工文联筹委会，是因为中国文联特殊重视了产业文联而单独组团，化工文联其他领导暂时不能到位的缘故；而2001年那次，却是经济日报报业集团选区全体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选举产生的结果。在互不统属的本部和各直属单位的会员中，有许多在选举时初次见面。一致选举总编辑冯并和我，在冯总自是因了资格和业绩，而在我来说却主要因了中国化工作家协会的组织和

发展。

化工作家协会是我一个不解的情结。

还记得小时候，在那个革文化之命的年代，能够借阅的图书稀少得十分可怜。我捧着好不容易“淘”来的一些内容鱼龙混杂的书籍，躲在被子底下，以一支手电之光照射通宵，与书中的人物事件一道或喜或悲，作家们便成了我灵魂的主宰。稍长一些的时候，又梦想挤进作家行列，不知深浅地浪费着笔墨稿纸时间精神，终于又因俗务缠身而将半辈子的光阴煮了一锅五味俱全的“夹生饭”。鬼使神差地，我走上了文学组织者的轨道。最初的本意是为《中国化工》杂志建设和凝聚一批作者队伍；后来长达46万字的大型纪实文学《中国化工风云录》的创作使我与一批文友建立了水乳交融的感情；再后来中国化工文联和中国化工作协的筹备和建立成了一发不可收之势；一直到创办《中国化工报·文化周刊》，事业的追求、工作的需要和个人的兴趣便全部归结到团结和凝聚行业作家，并竭诚地为文友们服务之中了。

五

在我心灵的私处，还藏有一个小小的愿望：自古以来总有相当一批文人“怀才不遇”（我的灵魂归属常常会不自觉

地引他们为同类)，如果我能够，我愿毕其生而为他们铺平一条道路，让那些天地之精华凝结的珍稀才气为世所用，也让拥有这些才气的人们实现应有的价值。然而，这样一个愿望，却也会常常令我陷于尴尬。

我的文人朋友们，很有些横溢的才华和高洁的品格，对世事人生的认识总有独到而深刻之处，相互之间友情的往来往往令人感动。但是，总也有人常常喜欢“玩一些心跳”。与周围关系的不睦，几乎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或者因为曲高而和寡，或者因为愤世而嫉俗，“世人皆醉我独醒”，也或者因为不通世故且毛病多多，与环境的关系有时能够紧张到丢掉饭碗。情爱关系的随便，更有人要引领潮流之先。或者是天生敏感细腻的心灵加上追求浪漫喜欢想象的情怀，使他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为自己营造一个玫瑰色的氛围，诗意的还是欲念的，似乎一律都在不排斥的范围之内。于是必然地，与世俗的理念和社会的规则屡起冲突，尽管在一个观念已经大大开放的时代，他们仍然时不时地为自己的形象带来麻烦。还有世人通常不乏的不知天高地厚和自作聪明，以及自私与贪吝，阴暗与猥琐。所有种种一般的人性缺陷，一旦加上才华的反衬，便会突出到令世人不能容忍的程度。而对于世人的褒贬，文友们却常常会不屑一顾。

我所面临的尴尬是：或者尽己所能地调整环境适应某些文友，或者千方百计地说服某些文友适应环境，结果却是往往不能尽如人意。于是我知道，“不遇”的原因太过复杂，自己只能“略尽人事”罢了！

六

我当然赞成个性解放。对于“斫其正”、“锄其直”而

后培植出的病之“美”，我每每要为龚老先生的“毁其盆”，“解其棕缚”而击掌称快。但是反观之，我们文人中的一部分，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却还有一些不“缚”自“病”之症。那些“不遇”的“才”子们，难道全都是环境的原因么？我一生的许多挫折，包括那些最惨烈悲壮的经历，虽有千百种解释，却也总有个性上的缺陷如影随形。最为可叹可愧的是，许多患“病”之“梅”曲曲弯弯地生长着，不以其“病”而自哀，反倒因“病”而自赏。谁来再辟一间“病梅馆”，疗治一下与龚自珍所收种类不同的另类“病梅”呢？

我不以为我能胜任“病梅馆主”，但龚老先生的志向却一向令我钦佩。我想以此自警，并时时记住自己的一份责任。

于是，我决意保留“病梅馆”这个昵称。

七

我把自己的书稿定名为《病梅馆杂拾》，多少有一点“明志”的意思。

这本集子所收的几十篇小文，多是我在繁忙得难以想象的工作和不堪重负的生活压力之下挤出来的。其中“血火之祭”部，将我生活经历中的曲曲折折起起落落捡拾在一起，以绝对个性化的体验做了一些对社会与人生一般性规律的审视，尝试以一个活生生的个体生命对那庞大而神秘的人类生存体系进行某些印证，希望给自己也给偶或读到这些小文的朋友一些不至于太过浅薄的启示。诸如《父亲的枫叶》、《给我一块红蛋糕》之类，虽然只有一千多字，每每读来却总能让自己眼眶有些湿润，字里行间泛滥的对生命对亲友对

并不总是幸福温馨的生活的深情厚爱，也许不会令不慎做了读者的朋友感到浪费时间而始终无动于衷。

我更倾向于看重“冷眼向洋”部，那里收录的是我在长年四处奔波之中遗落下来的一些观察。我说收录的东西是“遗落”下来的，是因为长达几十年的那些“观察”真的可以说丰富而复杂，可惜由于时间、精力和身体的缘故，最终笔录下来并把它付诸刊印的不足十之一二。能够稍微告慰自己的是，我的俄罗斯之行因为阴差阳错而终于留下了厚厚一整本的笔记，而这次朋友们逼我整理刊印这本小册子使我牺牲了两三个月的双休日而终于做出了这些毛坯。旅俄三部曲中关于“伟人之死”、“诗人之死”、“宗教之死”和“革命之死”构成的《死亡之交响》，曾经那样强烈地震撼过我的心灵，并引发了我无数次陷入沉沉的思索；而彼得的复活、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作为全俄艺术收藏的鼻祖和朱可夫作为苏联的民族英雄，以及伟大的文学圣哲托尔斯泰的灵魂不死，又曾激发过我无数次的心绪激荡，从而引发了这些《复活之畅想》。也许我的笔传达的信息不能足以引起读者诸君足够的共鸣，但不论得失成败，它们终将是些个性化十足的东西。如果有一两个文友能够从中悟出一些我的灵魂的影子，我将庆幸我终于还是有一二知己。

“明日黄花”部，全部是我在事业的颠峰状态时一些不知高低的表现。那时应文友之邀或自告奋勇地为公为人搞了一些书序和编后记，拾在一起竟也有几万字之众。把它集合一遍，似乎还有一种“向辉煌告别”的意思。

“似水流年”部，则是我在中年以后的文字生涯中的一些零零落落的命题作文，把它附在这本书稿之中，对于逝去的岁月也算是一种补充和纪念。

于是，不论是内容还是形式，我的这本东西只能算作

“杂拾”。而无论如何散乱庞杂，我相信稍微认真读读它的文友，便能从中找出条一以贯之的线索，那便是些也许勉强能够称为“思想火花”的东西。

不知这些“火花”能否使我如愿，将自己与一二知己的个性修养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2004年2月作于北京·六铺炕

目 录



目
录

病梅馆释义并序

血火之祭

- 003 父亲的枫叶
- 007 外婆的“珠帘”
- 010 给我一块红蛋糕
- 013 妹妹捎来红腰带
- 016 与父无缘
- 020 难解心结
- 023 雅丽之梦
- 026 初恋之坟
- 031 青青的岁月
- 035 炼狱之门
- 038 解读孤独
- 042 月与港湾

001

- 046 永远的灰姑娘
049 七年之痒
061 附录 走出“孤独”

冷眼向洋

- 075 死亡之交响
088 复活之畅想
106 情爱之魔方
113 旅俄琐事录
136 附录 寻根记

明日黄花

- 145 与“杯子”相聚
149 大山里的黑精灵
154 犹忆读书郎
158 依旧宋虹
162 阿贵的路还长
166 重铸大山之魂
173 生命的咏叹
177 长江无尽 后浪可期
182 民族精魄长存
186 长歌当哭 人生无悔
191 《中国化工风云录》编后记
201 《中国化工书画艺术作品集》后记
206 不仅为了收获
212 附录一 别致的献礼
收获的开端
215 附录二 生正逢时 再创辉煌

似水流年

- 221 共和国的女部长
235 走进生命深处
245 “将军”与鞋王
257 留给社会的一份答卷
268 小崮头一日
272 走近《雍正王朝》
276 世博会见闻集锦
290 直挂云帆入东海
305 万水千山不了情
322 附录一 托起新世纪的太阳
326 附录二 遭遇非常 终身难忘

330 后记

血火之祭



